

亿万读者一致好评

超级畅销书《典当》

作者

打眼

超好看全新力作

集中国神秘文化
和古玩鉴藏于一体的
知识悬疑小说



天才



相师

1 天眼神童

当你能一眼看透命运时，你会做什么？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天才相师

① 天眼神童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才相师. 1, 天眼神童 / 打眼著. —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317-3020-0

I. ①天… II. ①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10725号

本书中文简体版由上海玄霆娱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非经书面同意不得任意翻印、转载或以任何形式复制。

天才相师①: 天眼神童

出版人 / 宋玉成

出品人 / 李国靖

特约监制 / 林苑中 蔡荣建

选题策划 / 林苑中

责任编辑 / 李玉鹏 张琦

特约编辑 / 麻志新 潘江祥

封面设计 /  雅阁书装
TEL: 13055797300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址 / 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街26号

网址 / [http:// www.bfwy.com](http://www.bfwy.com)

邮编 / 150010

电子邮箱 / bfwy@bfwy.com

经销 / 新华书店

印刷 /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787×1092 1/16

印张 / 23.5

字数 / 500千字

版次 / 2013年3月第1版

印次 /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 39.80元

书号 / ISBN 978-7-5317-3020-0



001	少年 第一章
009	相术 第二章
016	欲擒故纵 第三章
023	术藏 第四章
035	元气反噬 第五章
042	上门求教 第六章
054	阴阳 第七章
067	出国 第八章
074	离别 第九章
082	暴利 第十章
091	卦象 第十一章



102	血光之灾 第十二章
109	案情 第十三章
116	古画被盗 第十四章
123	小人物 第十五章
130	杀人何须动刀枪 第十六章
143	九宫飞星 第十七章
150	风水杀局 第十八章
158	又见老道 第十九章
166	远行 第二十章
173	往事如烟 第二十一章
182	枪 第二十二章



192	故人重逢	第二十三章
199	新环境	第二十四章
210	再露锋芒	第二十五章
218	祸不单行	第二十六章
225	大齐通宝	第二十七章
234	拿人钱财，与人消灾	第二十八章
241	风水格局	第二十九章
250	樱兰俱乐部	第三十章
257	纪公子	第三十一章
264	百年宋家	第三十二章
271	聚煞	第三十三章



278	麻烦上门 第三十四章
285	江湖切口 第三十五章
292	宋薇兰 第三十六章
299	买玉 第三十七章
306	血玉手镯 第三十八章
316	货款两清 第三十九章
323	相认 第四十章
330	玉葫芦 第四十一章
348	百万进账 第四十二章
354	五鬼穿宫 第四十三章
362	命悬一线 第四十四章



茅山是中国江苏省的一座道教名山，是道教上清派的发源地，被道家称为“上清宗坛”，有“第一福地，第八洞天”之美誉！因山势曲折，形似“巳”字，故名句曲山，道家称“句曲之金陵，是养真之福境，成神之灵墟”。

西汉时陕西咸阳茅氏三兄弟茅盈、茅固、茅衷来句曲山修道行善，益泽世人，后人为纪念茅氏功德，遂改句曲山为三茅山，简称“茅山”。

唐宋年间，茅山道教达到了鼎盛时期，前山后岭，峰巅峪间，宫、观、殿、宇等各种大小道教建筑多达三百余座、五千余间，道士数千人，有“三宫、五观、七十二茅庵”之说。不过在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历了那十年浩劫之后，茅山却显得有些衰败，虽然在80年代初期经过了修复，但仍然难现鼎盛时期的香火。

在靠近金坛地界的山麓下，环绕着几个小村庄，大的不过百十户人家，小一点的村子，甚至只有十几户，每到清晨傍晚时分，都能看到阵阵炊烟在山脚各处升起。

这些村子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龄后，都要步行五六里路去镇子上的学校读书。那个年代可不流行什么寄宿，放学就要乖乖回家，不过好在茅山附近没有什么大型野兽，倒是不虞出现什么意外。

“叶天哥，明天就放假了，咱们晚上要不要庆祝下？去李二愣子家的玉米地里偷玉米吃好不好？”

在一处山间的小路上，三四个十来岁的半大小子，斜背着打着补丁的书包，一双小眼睛滴溜溜地往路两旁窥摸着，露着脚指头的布鞋还不老实地踢着地上的小石子。

提到了吃，除了走在中间的那个小男孩之外，其余几个小家伙均是眼睛发亮，情不自禁地往肚子里咽起了口水。这几个孩子正处在“半大小子，吃穷老子”的年龄，每天的业余时间，除了玩耍之外，谈论最多的就是吃了。

走在几人中间的叶天听到小胖子的话后，开口说道：“吃什么玉米啊，晚上来我家

里吃鱼，还有螃蟹和黄鳝呢……”

要说家境，叶天家是外来户，本来是这几家最穷的，但是叶天的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地为儿子补充营养，虽然没有肉吃，但鱼可从来没断过。

听到有鱼吃，几个小家伙的口水顿时流了出来——叶家大伯烧鱼的手艺那可是顶呱呱的，就是白水煮的鱼汤，也能让人喝得回味无穷。

“叶子哥，黄鳝是你钓的吧，你真厉害，我就老是钓不上来。”那个小胖子羡慕地看着叶天，八九岁就能长得像个秤砣，那绝对是见了能吃的东西就往嘴里塞的结果。

这钓黄鳝可是个技术活儿，工具倒是简单，找根自行车辐条，一头磨尖，弯成钩子，另一头弯成圆圈。找到鳝鱼洞后，把钩子放入洞里，如有鳝鱼吃钩，向里猛推一下，使钩子全部进入鳝鱼嘴内，顺势拉出洞外，及时用另一只手握住黄鳝的脖子提出鱼洞就大功告成了。这技术说起来容易，但是想掌握好火候，却是极难的，叶天能成为这周围几个村子的孩子王，除了打遍同龄无敌手之外，一手连许多人都比不上的钓黄鳝技术也是很重要的原因。

“瞧把你馋的，黄鳝有什么好吃的，螃蟹才好吃呢，这月份刚好是吃螃蟹的时节……”

茅山地处江南水乡，山脚下溪流遍布，不过人们似乎对于螃蟹不太感冒，很少有人捉了去吃，倒是钓黄鳝捉鱼的人随处可见。

叶天撇了撇嘴，挥舞了下拳头，用威胁的目光看向身边的几个伙伴，说道：“今天于清雅哭了的事，谁都不许告诉我爸啊，不然……”

“叶子哥，你放心吧，我们才不会说呢……”

小胖子讨好地凑到叶天身边，问道：“叶子哥，你把镜子放在脚面上，到底看清楚她裙子里面没有啊？”

“当然看清了，不过……看了一眼就被她发现了……”

叶天悻悻地说道，这小丫头片子太不禁逗了，哭着跑去告诉了老师，害得自己今年虽考了双百，也没拿到三好学生的奖状。他读了五年小学，次次考试都是满分，却从来没往家里拿过一张奖状，原因五花八门，不是把女同学的辫子系在了椅子上，就是往男厕所里扔鞭炮。

“叶子哥，要不……咱们吃过晚饭，去看二愣子他老婆洗澡吧？我知道二愣子今天要去水库下渔网……”小胖子眼珠子一转，出了个坏主意，倒不是说这帮孩子发育得早，实在是在这偏僻的山村里太无聊了，让这帮小子的精力无处发泄。

“成，不过你们几个小心点，被捉到可别把我招出去了。”

叶天点了点头，这事他们也不是第一次干了，从李二愣子结婚那天起，他就钻过新房的床底，第二天有声有色地去学给村里人听。

几个小家伙说着话，已经看到了不远处的村子，顿时加快了脚步，向村口跑去，原本蹲在村口大槐树下准备迎上来的一只黄狗，见到是这几个家伙后，连忙夹紧了尾巴又

缩了回去。

叶天所在的村子，叫做李庄，顾名思义，这个村子除了叶天父子之外，其余的人全部姓李，据说是太平天国的时候，两兄弟从苏北逃难到此，才有了这个村子。

李庄不是很大，一共只有23户人家，从村头到村尾，几分钟就能来回跑上一圈，在村子青石房子的外墙上，还遗留着“要斗私批修”、“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石灰粉刷的字样。

“胖墩，二蛋，你们几个回家说一声就过来吧。”走到村头，叶天就停住了脚，他家就在村口处。

叶天家原本是村里的一座祠堂，不过在那十年中，祠堂变成了下乡知青们的住所。后来随着知青们的返乡，本来住了十多个人的祠堂，现在只有叶天父子二人了，偌大的地方稍显破败。

“爸，我回来了，我今年又考了双百……”

叶天一进院门就大声嚷嚷了起来，和刚才与小伙伴们说的江南土话不同，叶天此刻说的却是地道的普通话，还带着一股子京腔韵味。

“臭小子，那么大声干吗，是不是又干什么坏事了？”

俗话说知子莫若父，听到叶天的声音后，院子里的中年人站直了身体笑骂了一句。每年都要被老师教训好几次，他当然了解儿子惹是生非的本事了。

叶天的相貌和父亲有六分相似，不过相比叶东平刚毅的面庞，叶天的脸形却稍显柔弱一点。叶天小时候，外面村子来做客的人，见了叶天总是夸这女孩真漂亮，搞得叶天五岁的时候就单身一人爬上了茅山，说是要去拜师学艺做个男子汉。

“没有的事，爸，我来帮你杀黄鳝……”叶天将书包甩在了一边，笑嘻嘻地从门边拿过顶端钉着钉子的木板。把木板放在地上，叶天伸手从旁边的盆里抓过一条黄鳝，熟练地将其钉在木板上，右手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一把小刀，轻轻一划，就将黄鳝的肚皮剖开了。在水里焯了一下之后，叶天右手飞快地在木板上闪动了几下，随手一抖，一条一斤多重的黄鳝，就一片片地落在了旁边准备好了的搪瓷缸子里。

父子俩相依为命过了这么多年，显然不是第一次配合着干活了。在叶天清理好黄鳝后，叶东平锅里的猪油也熬热了，放入一些葱花、辣椒后，将鳝片倒入锅中，随着“哧哧”声响，一股香味充斥在了院子里。

不多时，一大搪瓷缸子爆炒鳝片、一条红烧鱼外加一碗鱼头汤就摆在了桌子上，另外还有自家种的青菜。虽然只有三个菜，但量却很足，单是那条鱼就有六七斤重，加上三斤鳝片，足够五六个人吃的了。

“真香啊，老叶，我从镇上回来的时候买了点黄酒，咱们一起喝几杯……”

随着一阵笑声，一个和叶东平年龄相仿的人走了进来，在他身后，跟着胖墩几个小子，不过一个个都缩头缩脑地冲叶天打着眼色。

“于老师……”见到来人后，叶天立马老实了很多，站起身规规矩矩地喊了声老

师。来人不仅是他的班主任，更是于清雅的老爸，谁知道今天是不是来告状的？

于浩然看了一眼装作老实相的叶天，笑骂道：“臭小子，学习是不错，就是太顽皮，德智体美劳要全面发展才行啊……”

看着自己的这个学生，于浩然也是哭笑不得，叶天的学习成绩那是没的说，别说在镇子里的小学了，在县里也能数一数二，就是不学好，那心思整天都放在玩儿上面了。

不过老师总是偏爱学习成绩好的学生，虽然嘴上严厉，但心里还是喜欢的，在叫了几次家长后，于浩然倒是和叶东平成了朋友。

和叶东平一样，于浩然也是外来的知青，不过由于在当地找了对象，就没有返回上海，从1978年到现在，一直都在小学里任教。

看到于浩然的神情，叶东平笑着说道：“于老师，这小子是不是又惹祸了？三天不打，上房揭瓦，您就当是自己的孩子，教训的时候别手软……”

“哪有啊，爸，我饿了，吃饭吧……”叶天有些心虚地看了眼老师，不过他也知道，自从班主任和自家老子成了朋友之后，倒是没怎么打过小报告，看来今天又能躲过去了。

“吃饭，吃饭，来，老叶，咱们先走一个……”

果然，于浩然没提学校发生的事情，等几个小家伙围到桌子边后，端起倒满了酒的杯子，和叶东平碰了一下。

“这酒没味道，还是二锅头够劲啊……”叶东平一杯酒下肚，摇了摇头，似乎想到了什么，眼神微微有些暗淡。

于浩然放下酒杯，说道：“老叶，我正好有件事想给你说呢……”

大人们喝酒聊天，几个小家伙可是没闲着，筷子飞舞，一个个都像是小狼崽一般。

“爸，于老师，我们吃饱了……”三五分钟过后，桌子上的菜就被席卷一空，叶天拍着小肚子站了起来，眼睛瞅向门边。

“臭小子，一个比一个能吃……”看了看桌子上的空碗，叶东平笑骂了一句，站起身说道，“都出去玩吧，于老师，我再炒点花生米，你那事慢慢说……”

虽然李庄还没有人家装电视，但是夏天农村的夜晚，还是比较热闹的，吃过晚饭出来乘凉聊天的人，还有田间的蛙叫虫鸣，都为这个小村庄平添了几分生气。

“叶子哥，给我看看……”在一处小院人家的窗户底下，三颗小脑袋正挤着往屋里瞅着。借着窗外的月光，依稀可以见到关着灯的屋里那白花花的身体。

“小兔崽子，你们找死啊？”就在叶天几个人小声议论着二愣子媳妇屁股上的那颗黑痣到底是在左边还是右边的时候，院子门口突然传来一声炸响。

“靠，胖墩，你不是说二愣子要半夜才回来吗？早知道我自个儿占一卦了……”叶天知道二愣子那脾气，要是被抓了现行，指定会嚷嚷得全村人都知道，他可不认为自己在二愣子结婚的时候帮他抱过鸡，就会被另眼相待。

见到二愣子堵住了院子门，几个小家伙顿时作鸟兽散，纷纷往两边跑去，这农村的



围墙也不过就一米多高，就连小胖墩都能翻得过去。

就在叶天刚跑到围墙边上，身后就传来了胖墩的呼痛声，回头一看，却是被二愣子扭住了耳朵，咧着嘴干号呢。

“这个笨蛋……”叶天嘴里嘟囔了一句，不过动作却是一点都没放慢，右手在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土墙上撑了一下之后，身体腾跃而起，灵巧地翻了出去。

“唉，今天还是去师父那儿吧……”出了二愣子家的院子后，叶天也没回家，直接往村子后面的山坡跑去，他可不想放假第一天就挨揍，到山上躲几天等老爸的气消了再回家也不迟。

虽然茅山树高林密，但叶天并不害怕。他五岁的时候就敢往山上老林里钻，只不过上错了山峰，因缘巧合在一破旧失修的道观里认识了个自称姓李的老道士，被他忽悠得拜了师父。

叶天也不知道李道士多大岁数，不过老道士常说当年陈毅司令在茅山打游击的时候，就一口一个大叔地称呼他。

叶天小时候不知道陈司令是谁，但是上学以后知晓了陈毅的来头后，就经常笑话老道士吹牛，老道士也不生气，只是笑而不语。

老家伙虽然有点神神道道的，整天逼着他背《麻衣相法》、《水镜集》等拗口的书籍，却真有一身好功夫，叶天只不过跟着他学了一些导气术，就打遍同龄无敌手了。

从李庄到山上的道观，差不多要一小时的时间，走到一半的时候，天上忽然下起了暴雨，等叶天赶到道观里，浑身已经被淋得像个落汤鸡一般了。

“师父，师父，我来了……”叶天从雨幕中一头钻进了道观。

这座道观不是很大，除了进门处的主殿之外，后面只有两间厢房，由于年久失修，大门已经破旧不堪了，去年被老家伙劈了当柴火烧了，倒是省了叶天敲门。

“师父，人呢？”叶天前殿后房转悠了一圈，却发现老道士竟然不在道观里，挠着头走回了主殿，对着殿中间供奉着的一尊塑像拜了一拜。

和茅山主峰道观供奉三清不同，这座道观里的塑像，却是一尊普通的道士塑像。那塑像身穿麻衣，束发盘髻，左手放在身侧胸前，右手却举至头顶，托着一个巴掌大小的泥塑罗盘，整个造型看上去颇为怪异。按照老道士的话说，这是他们麻衣一脉的老祖宗，虽然不受人间香火，却是要诚心膜拜的。

“这么大的雨，老家伙不会出什么事吧？”忽然一声炸雷响起，整座道观似乎都晃了晃，叶天回头看了下外面，不禁为老道士担心起来。

“嗯？什么声音？”正当叶天向外面张望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响起“嘎嘎”的声音，回头望去，却发现那尊泥塑径直往自己的方向倒了下来。

“祖师爷，我可没有对您不恭敬啊……”叶天抬头看时，麻衣道士的塑像，已经如同小山一般向自己压来，叶天连忙往后退去，堪堪躲过了祖师爷的脑袋，还没等叶天庆幸逃过一劫的时候，忽然感觉头顶传来一阵剧痛，却是那塑像举过头顶的右手，正好砸

在了他的小脑袋瓜上。

虽然是泥塑的手，但是那力道也不容小觑，这一巴掌拍得叶天的头顶鲜血淋漓，只感觉双眼一黑，整个人就晕了过去。而两米多高的泥塑，从供台上摔下后，也是四分五裂散了一地，不知道这麻衣老祖在千年前，是否会算到自己有此劫难。

头上是人身毛细血管最密集的地方，就是平时擦破点皮，也会血流不止的，叶天小小的身体倒在地上，不一会儿鲜血就将身边的地面染红了。

外面的暴雨下得越发急了，一道道闪电在天空中肆虐着，破旧不堪的道观在这暴风雨中摇摇欲坠，似乎随时都可能坍塌下来。

道观外的电闪雷鸣，映照得观内的光线也是忽明忽暗。在距离叶天头部不远的地方，一个原本黑黝黝巴掌大小的泥塑碎片，在被叶天的鲜血沾染后，忽然散发出了幽幽荧光。

如果此时观中有人的话，就能发现，这个发出荧光的物件并非是泥塑的，而是一个龟壳，上面密密麻麻地刻满了复杂的纹线，有点像是风水师所用的罗盘。

不过和常见的罗盘不同，这个龟壳并没有内盘，而是被一个太极阴阳图案所替代了，外面对应着“乾坤震艮离坎兑巽”八卦图案，显得异常的古朴神秘。

原本龟壳是暗淡无色的，但是当沾染到叶天的鲜血后，整个龟壳像是活过来了一般，鲜血渗透到龟壳背上，一个个神秘的图案显示了出来。

突然，外面一声炸雷响起，整个道观内的光线猛地亮了一下，在龟壳的上方，隐约出现了一个太极图案，化作一股青烟，钻入了叶天的眉心之中，而地上的龟壳，却随着那声响雷消失不见了。

一道闪电从天际亮起，撕开墨黑的天幕，如蛇如龙一般蜿蜒而下，借着闪电的光亮，可以看到地上叶天的小身体在微微颤抖着。

夏天的雷雨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雷雨停歇，寺庙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只有屋檐上往下滴的水珠发出清脆的响声。

第二天早上，雨后初晴，山林滴翠，草木芬芳，薄雾轻如纱，但见一丝薄云在深谷幽林间缭绕，此时山上的树木闪烁着犹如水晶般晶莹的绿光。

一道身影穿行在山林之间，虽然道路泥泞湿滑，但那身影却无一丝停滞，不多时，已经来到了道观门口。这是一个中等身材的道士，身上的道袍就犹如这道观一般，也是破旧不堪了，头上的顶髻也有些散乱，可是面色却依旧微微红润，没有一丝皱纹。单看面相肤色，这道士不过是四五十岁的样子，不过从他那深邃如海的眼眸里，却是能看出无数沧桑。

“无量天尊，还好祖师爷的基业没毁掉啊……”

看着破败的道观，老道士单手在胸前作了个揖，不过当他透过四面漏风的大门和窗户看到前殿里的情形后，不禁叫了声，快步走了进去。

“祖师爷，小道前几日就算出您当此一劫，过几日一定给您重塑金身……”看着空空如也的供台，老道士装模作样地掐着右手几个指头，一时没有发现满是泥浆的地上，

还躺着一个小小的身体。

“师父，您就没算出我也有一劫难啊？”

叶天悠悠转醒，听到老道士的话后，顿时气不打一处来——这老家伙平时自诩为麻衣一脉的五十代传人，却好像从来没算准过什么。

“师……师父，我的脑袋被祖师爷打破了……”刚刚醒转过来的叶天，感觉脑袋有些昏沉，伸手在头上摸了一把，发现满手都是血迹，他再聪明也只不过是十岁出头的孩子，当下便惊叫了起来。

“哎哟，我的宝贝徒弟，你……你这是怎么了？”看到地上满脸鲜血的叶天，老道士大吃一惊，连忙将他抱了起来，上上下下地在他身上检查了一下，这才松了口气。

跑到外面打了点井水，帮叶天清洗了伤口后，老道士从那满是油腻的道袍里翻出了个盒子，用小指从里面挑出一点黑色的药膏，擦在了叶天的额头处，说道：“没事，只是皮外伤，失血有点多，修养几日也就好了。”

感到额头传来一阵清凉，叶天也清醒了几分，面色不善地看着老道士，说道：“老家伙，你让我放假就来找你，是不是想让我帮你应劫啊？”

术法里虽然有逆天改命、趋吉避凶之说，但天数已定，若想要偷天换日，就必须有应劫之人，也就是俗话说的替死鬼。叶天年龄虽小，但是已将《麻衣相法》以及《术藏》等书背得滚瓜烂熟，眼下遭受了莫名之灾，立刻便怀疑是这老不修的师父算计他了。

“哪有啊，你小子龙年二月二生人，老道我根本就推算不出你的命理。”

听到叶天的话后，老道士叫起了撞天屈，他之所以收叶天为徒，一来是深山空寂想找个伴儿；二来就是因为叶天的命格奇特，让老道心中生出几分探究的心思。不过和叶天相处了五六年，他始终无法断出叶天的命理。

叶天没在这事情上纠缠，只是对老道士昨天的去向有几分好奇，开口问道：“那你下山干吗去了？”

“徒儿，你看，咱们这道观年久失修，我不是下山想去化点善缘，请人翻修一下嘛……”说到这事，老道士一脸的不忿，“凭什么茅山主峰的修缮就由国家负责，咱们这就是游魂野鬼，没人过问啊？”

去年国家拨款三千万，对茅山主峰的九霄万福宫和元符万宁宫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当时老道士想去占点便宜，让施工队顺便帮他修缮下这麻衣道观，没想到却被那主峰上的道士给赶了回来，这心里一直都憋着气呢。

叶天摸了摸头上已经结成了一块血疤的伤口，没好气地说道：“师父，人家那是宗教文化，你这是封建迷信，能一样吗？”

“屁的封建迷信，相术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三皇五帝，衍生出来的术数更是包括了天文、历法、数学、命理、堪舆、符咒、择吉、杂占、房中术等杂术，这可是自然科学啊……”

听到叶天的话后，老道士顿时跳起了脚，在经历了那十年浩劫后，日子刚刚好过一点，他正准备重振麻衣一脉呢，没承想被徒弟说成封建迷信了。

“好吧，师父，您这不是封建迷信，不过您能不能帮我打点水来？我口渴……”叶天有气无力地摆了摆手，他现在可没精神和老家伙斗嘴，看着地上的一摊血迹，他就有点后怕——这要是整尊泥塑都砸到身上，估计自个儿这会儿已经是小命不保了吧？

“屁大点伤口，还学娇气了，想当年老道我可是带着好几百小鬼子在山里转悠，身上枪眼都好几个……”不过嘴里虽然嘟囔着，老道还是从院中的井里打了水，拿到后面去烧开了，叶天身上有伤，喝不得凉水。

“小子，你躺床上睡会儿，我去给你搞点吃的……”见到叶天萎靡不振的可怜样，老道士把他抱进了里面厢房的床上，昨天那么大的雨，被子什么的是不用指望了，就连竹床上，也满是雨水。

“老道我都一百多岁了，还要伺候你这个小娃娃，这徒弟收得亏啊……”

好在这是夏天，倒也不会着凉，安顿好叶天之后，老道士返身又下了山，当然，嘴里的牢骚话是少不了的。

过了一个多小时，老道手里拎着条鱼和一只母鸡回到了道观，他见到小叶天睡得正香，也没叫醒他，自个儿杀鱼宰鸡，给叶天做起饭来。

“师父，您烧的什么啊，这么香？”原本睡得正酣的叶天，被那股子浓香给引了起来，这小孩子就是火气旺，虽然昨天失了不少血，但睡了几个时辰后，精神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哇，老母鸡，还有鱼汤，师父，您对我真好……”掀开锅后，叶天顿时叫了起来，和老道认识了五六年了，叶天还是第一次享受这种待遇。

“看你小子受伤了，老道我下山给你买了条鱼……”听到叶天的话后，老道的脸上红了一下，鱼的确是买的，不过那老母鸡却是上山的时候顺手从一柴垛上捉来的。倒不是老道士不舍得买，只是一来囊中羞涩，二来在农村，也没人愿意卖下蛋的母鸡。

俗话说人老成精，老道不会的事情还真不多，虽然缺少调料，但是配上几味山中草药，这鸡汤依旧香味四溢。

喝了鸡汤后，叶天煞白的小脸总算是有了一丝血色，眼睛滴溜溜地看向老道士，问道：“师父，您下山化到善缘没有？这道观要是再不修，我怕您到时候连棺材都省了……”

“臭小子，会不会说人话啊？”老道士被叶天说得脸色有些发绿，脸一绷说道，“把《麻衣相法》的眼相篇背背，我看你小子偷懒没有……”

“哦，眼如日月要分明，凤目龙睛切要清，最怕黄睛兼赤脉，一生凶害活无成……”叶天看见老道面色不善，当下乖乖地背诵了起来，一边背一边看向老道士的眼睛，脑子里却是想着这老家伙怎么就没长个黄睛赤脉啊？

“嗯？这……这是怎么回事？”就在叶天看向老道的时候，脑袋忽然感觉到一阵眩晕，虽然只持续了几秒钟，不过当恢复正常之后，他却发现，脑子里似乎多了什么东西。



相术

TAN CAI XIANG SHI



“这是什么东西？”脑中一阵眩晕之后，叶天发现脑海里好像出现了一个巴掌大小的乌龟壳，上面密密麻麻地镌刻着各种图案。可是当他仔细去看的时候，龟壳却突然消失不见了，一行篆书出现在了眼前，不过这倒是难不倒叶天，他从五岁的时候，就跟着老道学习篆文了。

“李善元，陕西华阴人，1880年生，兄弟三人，姐妹四人，1896年中前清秀才，师从麻衣神相四十八代传人……”看着脑袋里莫名出现的这些字体，叶天有些傻眼了，只不过看了老道士一眼，自己好像就知道了很多事情啊！即使叶天再愚钝，也知道这些信息肯定是和老道士有关的，可是是真是假，叶天就无从分辨了。

“幻觉，一定是幻觉，这老家伙哪点像一百多岁的人啊？”叶天虽然顽劣，但学习成绩还是很好的，这么简单的算数自然会算，1880年生人，到现在岂不是106岁了？打死叶天都不相信面前这老不修居然有这么大的岁数。

“嗯？怎么不背了？”正闭着眼睛摇头晃脑听叶天背诵经书的老道听到声音停了下来，不满地睁开了眼睛。

叶天一时没回过神来，随口找了个理由推搪道：“咳，师父，这些都是我五岁就会背了的，不要再背了吧？”

“你年龄太小，深一点的东西还不能教你，怕有违天和，这些都是基础，一定要打好……”听到叶天的话后，老道士习惯性地伸出右手，想敲下叶天的脑袋，只是看到他的伤势后，又悻悻地收了回去。

叶天年纪虽小，心眼倒是不少，他没有告诉老道脑海中的信息，而是开口说道：“师父，我都跟您学好几年了，要不，我今天帮您算一卦？”

“就你？”老道扭过头，斜着眼睛看了叶天一眼，说道，“走还没学会呢，就想着跑了？你要怎么看？是看手纹还是面相？”

老道之所以这么问，是因为他就教过叶天一些浅薄的知识，像骨骼、气色、体态这些深奥一点的还没来得及教。

“看面相吧……”叶天坐直了身体，看向老道的脸，说道，“师父，您上庭（由额上发际到眉毛部位）高长丰隆，方而广阔，少年时一定得意非凡吧？”

“嘿，你小子还沾点门道了啊！”老道一听叶天这话，笑了起来，说道，“你师父我十六岁就中了秀才，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咦，这事我没和你说过啊？真是自己看出来的？”

老道虽然心里有些疑惑，但也没当回事，他所学的麻衣相法，本就是最正宗的一脉相传的，叶天能从自己的“上庭”中看出些端倪，并不是什么稀罕事。

“我靠，是真的啊？”

老道没在意，但叶天心里那种震惊却是无法言喻的，敢情这老家伙真的中过秀才，那……那自己脑海里出现的这些信息，也都是真的了？

叶天深深吸了口气，装出了一副小神棍的模样，说道：“当然是我看出来的，师父，您眉毛细长，淡而不断，正是桃园三结义之相，应该是兄弟三人，右眼角有两颗小痣，却是鸾凤成双，那就是姐妹四位，加起来一共七个吧？”

之前他说得比较笼统，现在说得准确一点，想看看老道士是什么反应，如果这次说对了的话，那就能证明自己绝对不是出现了幻觉。

“哦，对了，师父，我看您印堂有些发暗，说不定您今天就有血光之灾啊……”

最后这句话倒不是叶天从脑中信息里得来的，而是真的看到老道的印堂处有些隐晦，于是顺口说了一句。

谁知叶天话声未落，只听到耳边“咣当”一声，原本安坐在椅子上晃悠的老道，听到叶天的话后，身体猛地一怔，却是连人带椅子往后摔去。

两人所坐的地方，本就是前殿门口，老道士这一仰倒不要紧，后脑勺碰到了大殿的门槛，而那是一块青条石门槛。

等老道士从地上爬起来后，木簪也掉了，头发也散了，那满头鲜血的模样，比昨天的叶天好不了多少，正是应了叶天方才血光之灾的那句话。

不过老道显然没有把这点伤放在心上，而是一把拉住了坐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的叶天，说道：“臭小子，你……你刚才的话，真是自己推算出来的？”

要说从面相上推算人的吉凶祸福、贵贱夭寿，相对是比较容易些的，但是想要精确地算对方的兄弟姐妹，就连老道自己也是力有未逮。

要知道，老道士虽然出自麻衣一脉，但千年来战祸不断，祖师的相术传承到了现在，不过就剩下三四分了，老道士行走江湖的时候，更多用的是一些江湖手法，那就是“摸、听、套、吓”这四字真诀。

“摸”，就是事先摸准自己要去设摊算命的那一带的情况，摸清不同年龄的人基本特点，附近住的是当官的多还是平头老百姓多，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听”，